

合众读书馆

阅读年选



上海图书馆 编

合众读书馆

阅读年选



上海图书馆 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阅读年选. 热词·2012 / 上海图书馆编. —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439-5645-2

I . ①阅… II . ①上… III . ①文摘—世界 IV . ①Z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91751 号

责任编辑: 张 树 李 莺

美术编辑: 徐 利

阅 读 年 选

热 词 · 2012

上海图书馆 编

*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650×900 1/16 印张 19.25 字数 274 000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39-5645-2

定价: 28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编 委 会

主任：吴 敏

编委：杜建平 吉 佳 李以璐 唐良铁

许圆德 张晓奕 张 轶 张元蓓（按拼音排序）

目录

CONTENTS

- 1 | 聚光灯外的“熊奴” … 黄 祺
- 7 | PM2.5 进中国记 … 李佳蔚
- 14 | 直面 PM2.5 … 潘国强
- 23 | 美国人林书豪的美国梦 … 赵国贺
- 29 | 为什么人人都爱林书豪 … 沈 洋
- 33 | 巾帼不让须眉——当代女航天员一瞥 … 杭添仁
- 42 | 屌丝文化解读：你崇高着你的崇高 我卑劣着我的卑劣 … 林 奇
- 46 | 屌丝精神：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 … 《民族文汇》编辑部
- 52 | “中国好声音”：大片与大饼 … 孟 静
- 60 | 选秀时代 2.0 … 何映宇 葛怡婷
- 67 | “杜甫很忙”折射多元文化解读 … 徐宛芝 葛灵丹
- 71 | 逼婚进行时与不结婚的现实 … 阎海东
- 81 | 大灾难时，你如何回家——大城市应急避难观察 … 李 松
- 87 | 灾难催热“救生经济” … 金 喆
- 92 | 毒胶囊里的世道人心 … 赵佳月 苗 卉
- 96 | 找寻推动监管的力量 … 吴 琪

- 107 | 京苏美真假三国杀 ··· 刘 聪
- 112 | 日本为何要“买”钓鱼岛 ··· 徐菁菁 付晓英
- 119 | 钓鱼岛:重实利 轻颜面 ··· 覃 乾
- 123 | 国民床单:沉淀的是沧桑 ··· 钱兆成
- 125 | “国民床单”带来多少联想 ··· 蒋 萌
- 127 | 与胶片有关的不仅仅是回忆 ··· 范思绮
- 131 | 有关胶卷的去留问题 ··· 熊 寥 蒋文娟 常小琥 黑 麦 赵 卓
- 136 | 代购获罪:杀鸡给谁看 ··· 王若翰
- 142 | 代购危机 ··· 杨正莲
- 149 | 怪现状:你负责体育,我负责看 ··· 蔡若愚
- 156 | 舌尖上的中国秘密:不变的家园 ··· 王 恺
- 164 | 农产品轮番涨跌“过山车”何时休 ··· 黄应来
- 169 | “新 24 孝”引发养老话题 提倡孝道被指推卸责任 ··· 张志和
- 173 | 追寻“上帝粒子” ··· 李珊珊
- 178 | “黄金大米”悬疑 ··· 陈 冰
- 185 | “甄嬛体”的政治意蕴 ··· 郝庆军
- 191 | 加多宝 VS 王老吉 ··· 李 叶

- 201 | 见“王老吉”之争 窥老字号发展 … 王 婷
- 207 | 两罐王老吉的战争 … 陈晓平
- 214 | 整容英国人 … 张 斌
- 217 | 谁会永远爱你 … 陈 涛 万佳欢
- 222 | 新普京时代,开端还是终结 … 《OV 海外文摘》编辑部
- 226 | 油价“8 元时代”的困局与出路 … 谢 九
- 239 | 黄岩岛之后 … 张 明
- 246 | 欧洲杯,足球上的政治表态 … 唐 磊
- 251 | 阿姆斯特朗:所有时代的英雄 … 夏 攀
- 257 | 一本《白鹿原》风行二十年 … 林 琳
- 261 | 离开了乔布斯,“苹果”怎常青 … 孙喜保
- 265 | 高速路免费带来深层次思考 让公路逐步回归公益属性 … 朱晓萌
- 269 | 黄金周里看幸福 … 尹晓宇 潘笑天 赵展慧
- 275 | 全球化的《江南 Style》 … 谢 莹
- 278 | 诺奖助跑纯文学吗 … 何映宇
- 287 | 十八大报告蕴含哪些新意 … 江金福 李柯勇 刘 敏
- 291 | 收入翻番,如何实现 … 陈 恒

热词：活熊取胆

聚光灯外的“熊奴”

… 黄 祺

闯入黑暗产业

归真堂开放媒体参观日的前一天，一部 15 分钟的纪录片片花被曝光，这部名为《月亮熊》的纪录片，似乎成心给熊胆产业支持者头上来一记闷棒。

纪录片的镜头里，小养殖户在吉林、四川等省份的某些区域普遍存在，“铁背心”依然禁锢在黑熊的身上，残忍的活熊取胆过程被真实地记录下来。在归真堂媒体公开活动越来越像一场“公关秀”的当口，纪录片《月亮熊》重新提醒公众，在聚光灯之外，活熊取胆产业的野蛮增长并没有停止。只要熊胆市场存在，虐熊就不会成为历史。

“资金都是我们筹来的，亚洲动物基金会没有给我们钱，我们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。”《月亮熊》片花的第一次播放，是在亚洲动物基金会的媒体沟通会上，但《月亮熊》制作人之一涂俏告诉记者，拍摄并没有得到这家机构的资助。三位制作人涂俏、熊慧君、陈远中分别供职于不同的媒体，纪录片的制作资金，靠他们自己筹得。

片花曝光后，多家媒体催着制作人播出纪录片的完整版本，最终，上海电

视台纪实频道获得了在 2012 年 2 月下旬首播的机会。“原来的计划,是还要继续拍下去,熊胆交易的过程我们还没拍到呢。”涂俏感到有些遗憾,不过,归真堂事件推动《月亮熊》提前亮相,也给涂俏带来意外的惊喜。片花一上线,立即获得数百万点击,在这之前,她以为不会有那么多人去关心一头熊。

“拍什么?”“出去出去!”镜头晃得厉害,镜头里的老妇发现了墙外的不速之客,扔下手里的一筐青菜,把涂俏和熊君慧推出院门。这一幕发生在 2010 年 3 月,涂俏和熊君慧、陈远中来到四川资阳一座村庄,想拍一户农家养在后院的黑熊。这样的“待遇”,三位制作人已经领受多次,因此,纪录片《月亮熊》里,被保留最多的镜头,是偷拍到的,其他“明目张胆”的探访,只换来零碎摇晃的画面。

2008 年,涂俏读到熊君慧对活熊取胆的报道,萌生了拍纪录片的想法。但当时的她没有想到,要让摄像机走进熊场,比她之前卧底“二奶村”要难太多。准备了一年多,涂俏和同伴却无从入手——没有一家熊场愿意被拍摄,哪怕是合法企业。

黑熊养殖取胆,向来是一个不能见光的产业。中国目前有 97 家合法黑熊养殖企业,还有无法统计的非法养殖户散落在十多个省份,但是,关于活熊取胆的细节,却很少为人所知。合法企业刻意地回避着公众的目光,要不是急于为上市谋求宽松的环境,归真堂也不会向社会开放取胆过程。

非法养殖户对“外人”非常警惕,更何况是带着摄像机的“外人”。正面的探访无法实现,涂俏和陈远中只好假扮夫妻,谎称家里老人得了肝病,急需熊胆救命,才终于被允许进入吉林榆树青山乡长富村伞家养熊的储藏室。

由于买了伞家的熊胆粉,涂俏和陈远中逐渐获得伞家信任,在 2009 年 5 月第一次暗访之后,两人又多次回到伞家,并走进了伞氏家族里其他几个熊场。制作人以老人要求拍录像回去看的名义,拍摄到伞家给熊取胆和制作熊胆粉的过程。而这些珍贵的镜头,是迄今国内对个体黑熊养殖户养殖情况最详尽和真实的记录。

虐熊正在发生

伞家并非养熊大户，只养了2头黑熊，分别囚禁在2个铁筐中，铁筐放置在伞家阴暗的储藏室里，2头熊在这里被囚禁了10多年，直至不再分泌胆汁。给取胆熊穿铁背心已经被国家管理部门明令禁止，但在这里，铁背心就穿在伞家黑熊的身上，如果没有它，人是很难制服这种猛兽的。

像伞家这样的养殖户，依然使用在熊腹部插导管的方式给熊取胆。黑熊从开始被取胆之日，就终生忍受插管创口反复感染的折磨。

谁说熊不知道痛？纪录片中另一家养殖户的黑熊，一只前爪被铁链锁住。这家人说，这只熊“淘”，老去挠腹部的插管，为了不让它抓伤自己，不得不锁住。事实上，黑熊抓挠插管的部位，正是因为腹部的创口疼痛难忍。

青山乡拍到的活熊取胆画面，让人在震撼之余突生“穿越感”。20年前，中国活熊取胆产业正处于繁盛时期，那个时候所有的取胆熊，都穿着铁背心，插着导管。本刊记者胡展奋，是最早报道活熊取胆养熊场内幕的记者之一，在20世纪90年代长白山脚下的仙人桥熊场，记者撞见血腥一幕：“这是上午10点30分左右，我们跟着场主冲进熊舍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：5号笼内的棕熊（也叫做马熊）扒开了自己的创口，把肝肠拉了出来高举着狂嗥，血流遍地。”目击了取胆熊的惨境后，他把取胆熊叫做“熊奴”。

与当时的记录文字对照，今天个体养殖户的养殖方式，与当年并无二致。可以想象，在用锁链锁住前爪之前，青山乡的这头黑熊，也一定是在以自残的方式，试图终结那无边的痛苦。

“目前为止，我所看到的非法养殖一个也没有，因为只要我看到一个，我就不会让它存在。”纪录片《月亮熊》里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产业管理处处长曹良，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。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是受国家林业局领导的社会团体，被视为具有半官方色彩的社团机构。按照支持熊胆产业者的说法，“铁背心”、“插导管”，都是已经被淘汰的取胆方式，合法企业已经改变了取胆

方法,而非法养殖户的存在,并不被相关部门承认。

但《月亮熊》的镜头击碎了这一谎言,青山乡的养殖户说,全村养殖的取胆黑熊,有一千头左右。非法养殖户不仅在一些地区普遍存在,而且还在当地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。纪录片中的一段对话为此提供了佐证。在吉林榆树青山乡,暗访者问养殖户为何将“铁背心”从黑熊身上取下,养殖户回答说,他们接到当地林业厅的电话,通知他们中央要来检查,要他们赶紧把铁背心卸下来。按照这家人的说法,每次检查前,他们都会得到消息,这种做法被这些人叫做“地方保护主义”。

可以想见的是,对于养殖户的取胆方式,管理部门心知肚明,一定有某些特殊的原因,让一些人成为非法行为的保护伞。

产业链一角

为了完整剖开熊胆产业内幕,《月亮熊》不仅暗访非法养殖户,也探访了合法养殖企业。合法养殖企业对活熊取胆过程的保密程度,与养殖户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,3位制作人并没能直接拍摄到取胆的过程。但是,对合法企业的采访却掀开了另一个谎言:大量熊胆被用于制作保健品而不是特效药、关键药。

吉林延边白头山熊场,是一家规模化企业,养殖用于取胆的黑熊近3000头。《月亮熊》的镜头里,白头山熊场工作人员带着探访者简单参观了养殖的黑熊,就像归真堂展示的幼熊一样,这些尚未达到取胆年龄的幼熊,正在享受它们生命中所剩不多的自由时光,看起来“很快乐”。对于白头山熊场来说,这样的展示只有一个目的,就是让消费者相信他们即将购买的熊胆制品是“货真价实”的。

参观结束后,工作人员向探访者介绍各种熊胆制品,被强力推荐的,是包装精良的礼盒装熊胆粉。销售人员介绍,熊胆粉有保肝作用,适用于经常饮酒的男性,用法是在喝酒之前,吞下一粒熊胆胶囊。这样的产品,明显是冲着经常周旋于酒桌的高端消费者而去的。

接下来,画面再次转向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产业管理处处长曹良,他说,熊胆粉不能直接销售给顾客,必须经过加工成为成品药后,才可以被使用。

活熊取胆自 1980 年代从朝鲜传入中国至今已有 30 年,熊胆制品市场也因熊胆产量的增加而兴盛,巨大的利润刺激着生产者扩大“产能”,经营者也不断培育着消费者对熊胆的消费欲望。就像影片中展示的矛盾一样,尽管各种管理条文试图规范市场,但从业者对利润的追求,可以让他们轻易地冲破管理条文的束缚。

根据 2004 年国家五部委的文件,熊胆只能用于制作关键药、特效药,但在市场上,熊胆眼药水等辅助药物随处可见,还有大量的熊胆粉被包装成高档保健品,归真堂也曾销售熊胆酒、熊胆茶。

除了中国以外,熊胆的疗效还被韩国、东南亚国家接受。2010 年,《新民周刊》曾报道亚洲动物基金会救助山东文登一家熊场取胆熊的经过,在山东,黑熊养殖业曾一度兴盛,原因是山东不少韩资企业的韩国员工,对熊胆制品十分热衷。随着韩资企业的逐年减少,山东熊胆产业也随之萧条,文登的这家熊场这才愿意将原本视为“摇钱树”的取胆熊,转让给救助机构。

《月亮熊》的制作人在越南河内发现,中国的熊胆制品摆放在邈远的街边小店里,这些非法走私到越南的熊胆制品,看上去并不像在中国那样受到“礼遇”。

按照公益机构的测算,如果仅满足必要的入药需求,完全不需要养殖那么多的取胆熊,更多的熊胆被用于药用以外的其他用途。在反对熊胆产业的人看来,真实的熊胆制品市场,是一个被人为炒作的市场,人们对熊胆,并不像熊胆产业从业者描述的那样依赖。

不仅是道德审判

“西方人说扣着它残忍啥的,要我看呢,它是在给人类做贡献呢。”伞家主人,一手提着绿莹莹的半袋熊胆,一边这样阐述他对活熊取胆的看法。

取缔活熊取胆产业的呼声,过去仅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,在一些人看来,

活熊取胆产业是否应该被禁止,是一个“救熊”还是“救人”的道德命题。归真堂事件,终于让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到这个话题的讨论中,当越来越多的真相被公开,人们发现活熊取胆是否应该存在,已经不仅仅关乎道德。

作为公益机构,亚洲动物基金除了解救取胆熊,也开展取胆熊生理解剖方面的研究。对每一头死亡的取胆熊,都会进行病理解剖,而医生们每一次看到的,都是一副存在各种严重病变的脏器。观众很难有机会亲眼见到熊胆在经历常年感染后,会变成什么样,而《月亮熊》把它们呈现在观众眼前:熊胆上长满突起,这是癌变的前兆。也就是说,人们视为“良药”的熊胆,就来自这些严重病变的脏器。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熊胆,其“疗效”让人生疑。

除了合法企业,大量非法的养殖户,也将熊胆粉源源不断地输入市场,他们加工熊胆粉的过程,远远达不到制作药品的卫生标准。《月亮熊》中,养殖黑熊的农户,熟练地将取到的胆汁倒进一个过滤盒中,等待胆汁风干。胆汁风干后,他们徒手取出像锡箔一样的干熊胆,放在一张纸上。将干熊胆碾碎成粉末的工具,是一个盐水瓶,随后,熊胆粉被装进制作胶囊的模具,而模具就放在农户自家的炕上。就这样,熊胆粉被农户分装、包装,然后摆上柜台。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检验程序,也不受任何监督。

青山乡农家炕上的一幕,只是熊胆制品市场混乱局面的一角,熊胆生产的合法性,给地下黑熊养殖和熊胆生产提供了庇护,让大量不安全的产品,进入消费者的腹中。

当遮蔽熊胆产业的黑纱被镜头一点点掀开,更多的人可以看见,熊胆产业面临的,不仅仅是道德审判。如果熊胆并不是一种必需的药材,如果市场上的熊胆制品不是那么安全和卫生,那么,这个产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,也值得怀疑。

归真堂公关秀的喧哗声,轻易地掩盖了熊胆产业充满利益纠葛的复杂一面,而《月亮熊》却在提醒观者——真相,往往在聚光灯外。

(选自《新民周刊》)

热词:PM2.5

PM2.5 进中国记

… 李佳蔚

“一个硕大的毒气罐”

2011年10月31日下午5点18分,拥有300多万粉丝的童话作家郑渊洁,在自己的微博如此评价当时的北京。

博文下,他配上自己拍摄的照片:灰色天空下,三栋大楼从上到下弥散着浓雾,“空气中有呛鼻的硫黄味儿。”

北京市环保局并不同意郑渊洁的说法。在官方微博里,对于同一天的北京空气质量写着:空气污染指数为132,轻微污染。

更多的人,选择站在郑渊洁这一边。近一万条的转发评论,纷纷对环保局的官方数据表示质疑,有人说,“我们能够相信的只有自己的肺。”

著名地产商潘石屹转发的一条微博,让人们大为吃惊:朝阳区某驻华机构定时播报的数据,北京空气质量指数为307,有毒害,PM2.5细颗粒物浓度为257。

除了惊呼“轻度污染”和“有毒害”之间巨大的差别,一个巨大的问号在人们心里升起:PM2.5,是什么?

两种空气

“crazy bad(糟糕透了)!”

在郑渊洁写下“硕大的毒气罐”三周后,某机构用了这句话形容当时瞬间的北京——它所在的东三环的空气质量指数超过了 500。

其实,某机构早在 2008 年就在自己院里摆上了一台空气检测仪,每隔一小时,就在推特上发布一次空气质量指数。可是在头两年,这些数字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。

颜玉就是从这天开始关注 PM2.5 指标的。一年前,她从美国某著名公立大学博士毕业,她所在的传媒学院排名于全美前十。

“当指数超过 180 时,我就不出去采访了,也不出去和朋友吃饭。”关于 PM2.5 的数据成了她的北京出行指南。

封面

中国华北、华东和华中 PM2.5 的密度,指数甚至接近每立方米 80 微克,甚至超过了撒哈拉沙漠。

可是这份指南让她沮丧:“真的按它来,我得有半年都待在屋里。”另一份数据同时摆在她的面前:120—140,轻度污染,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看上去让人放心。

颜玉花 4 800 块钱从网上买来空气检测仪,亲自到秀水街和北京工体等地,测出空气质量数据,再对比某机构的数据,“误差在 18%左右”。

实际上,北京市环保局和从事环境污染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强调,人们眼中两个数据之间巨大的差异,源于监测空气质量的两套标准——北京市环保局不采用 PM2.5 计算空气质量指数,而采用 PM10 计算空气质量指数。

在美国读博士时,颜玉曾看到过一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(NASA)公布

的全球空气质量地图,专门展示世界各地 PM2.5 的密度。

地图由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的 2 位研究人员制作。他们根据 NASA 的 2 台卫星监测仪的监测结果,绘制了一张显示出 2001 年至 2006 年 PM2.5 平均值的地图。在这张图上,红色(即 PM2.5 密度最高)出现在北非、东亚和中国。中国华北、华东和华中 PM2.5 的密度,指数甚至接近每立方米 80 微克,甚至超过了撒哈拉沙漠。

其实,颜玉也把自己的数据与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数据对比过,对比了两次就放弃了。“咱们干脆直接用 PM1000 标准好了,只要没有直径一米的石头飘在空中,就说明空气质量很好。”

PM 是“颗粒物”的缩写,PM10 代表直径小于等于 10 微米的悬浮颗粒,被称为粗颗粒物;PM2.5 意指直径小于 2.5 微米的悬浮颗粒,也被称为细颗粒物,灰霾天气主要是因为 PM2.5 造成的。这些可吸入颗粒物都是极其重要的空气污染物,它们密密麻麻悬浮在空气中,肉眼不可见。

PM2.5 和 PM10,相差的可不止是直径

一般而言,粒径超过 10 微米的颗粒物,会被挡在鼻子的外面;粒径在 2.5 微米至 10 微米之间的颗粒物可以进入呼吸道,但随着吐痰、打喷嚏被部分排出体外;而粒径在 2.5 微米以内的细颗粒物,会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泡。

世界卫生组织(WHO)在 2005 年全球更新版《空气质量准则》中提到,PM2.5 年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 35 微克时,比每立方米 10 微克的浓度,人类的死亡风险会增加 15%。

“在相同质量浓度下,颗粒物越细,数目更多。比起 PM10, PM2.5 的表面积要大好几倍,吸附的毒性物质就更多。”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说。

《整体环境科学》(Science of Total Environment)上曾刊登过潘小川教授和同事的一项新发现:2004 年至 2006 年期间,当北京大学校园观测点的

PM2.5 日均浓度增加时,在约 4 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,心血管病急诊患者数量会增加 5% 左右。虽然 PM10 和 PM2.5 都是心血管病发病的危险因素,但 PM2.5 的影响显然更大。

而 these,显然不是像颜玉一样的普通人所能了解的。

面子上不好看

实际上,PM2.5 这个 20 世纪 90 年代就被科学界认识的“健康杀手”,已经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飘荡了 20 多年。

早在 1995 年左右,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工程师、工程院院士魏复盛就报告了广州、武汉、兰州、重庆 4 大城市 8 个采样点的 PM2.5 年均浓度——57—160 微克/立方米,比美国 1997 年颁布的标准值(15 微克/立方米)高 2.8—9.7 倍。

美国在 1987 年开始采用 PM10 空气质量标准,在基本解决 PM10 问题之后,于 1997 年发布 PM2.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,这期间,经历了 10 年时间。

广东省气象局首席气象专家吴兑,从 2004 年到 2010 年,对珠三角地区的气溶胶(大气悬浮颗粒物)谱浓度进行了 7 年完整的监测记录。结果发现,包括在 PM10 中的细粒子 PM2.5 浓度,季均值则全部超出美国原日均值限值的 65 微克/立方米。

不过,吴兑认为美国发布的 PM2.5 浓度指数,有一定误导性。“因为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对 PM2.5 作出过时均值规定,因此在没有时均值标准而又需要判断大气污染状况时,世界气象界通常取日均值的 3 倍,来判断时均值是否超标。”

同时,在我国气象行业内,对 PM2.5 细颗粒物的监测,事实上至少已进行了 8 年以上。据媒体报道,相关人员证实,北京市包括各科研机构在内的 40 多个大气监测站,早就对 PM2.5 进行了监测,只是未向公众公开而已。

在 2011 年 PM2.5 被普及之前,2010 年 1 月,中国气象局就正式发布了